



80年代文学新潮丛书

李复威 蓝棣之 主编

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海水

通俗小说选萃

刘玉山 选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160号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通俗小说选萃

李复威 蓝棣之 主编

刘玉山 选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 25 字数：267 千

1989年3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2次印刷

印数：5 001—30 500

ISBN 7-303-00552-8/I·21

定价：6.25 元

八十年代文学新潮

丛书总序

李复威 蓝棣之

1988年，我们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委托，主编了这套一共十本的文学丛书。丛书里的几本选本在1989年出版之后，受到热烈欢迎，很快就在全国各地市场销售一空。两年多来，我们和出版社都不断收到各方面(包括海外图书公司)来函来电要求再版，热烈赞扬这套丛书的巨大价值。现在出版社根据社会的紧迫需求，果断决定重印、再版、充实完整这套丛书(增加到十二本)，我们认为这是繁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一件大事和好事，希望各界读者和批评界继续给予关怀和赐教。

当前，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勇于试验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共识和行动口号。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时也包括解放和发展作家、批评家的活力和积极性。中国的改革开放要立足前十年，开拓后十年，建立长期行为规划；同样，当代文学和理论的创作与繁荣也要遵照这个精神去开拓。对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时期文学，同样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才能提高我们的勇气和胆量，才敢于睁开眼睛看看新时期文学的不可抹煞的成就(缺点、问题、失误、失败自然也在所难免)，和敢于高瞻远瞩地开拓社会主义文学的光辉未来。

“勇于创新，勇于试验”，可以说这话极好地描述了新时期文学创作和理论建树的开拓精神，创新和试验是它的显著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当初把我们主编的这套丛书取名为“80年代文学新潮丛书”。我们的目标是：从80年代文坛所发生的新潮流、新现象、新趋势、新走向、新热点、新试验、新经验、新成就里，挑选出那些积极的、富于成果的和有价值的作品，介绍给当世，借以总结过去，开拓未来。我们甚至还希望这套书成为全国各地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文科图书馆的必藏书，为有关的教学和研究提供第一手的客观的和活的材料。

新时期的文学是改革开放的文学，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它坚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面向改革开放的社会现实，坚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创新是对我们固有传统的扬弃和革新，试验（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认为是对于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吸收和借鉴，再进一步建立自己的独创性。我们这套丛书所选的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这个问题，每本书的编者序言都从不同的角度对此作了辩证的分析，既分析了借鉴和吸收带来的教益和启示，也分析了这个过程上的缺点和弊端。我们坚持反对“全盘西化”，同时也决不赞同故步自封，抱残守缺。我们希望看到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我们希望看到在中国文学伟大的优良传统里注进新鲜的血液和时代的活力。

“文坛上出现的所谓思潮，每一次之所以发生，必是有其外在、内在的因素。一次思潮，真正的价值，应该是以其是否有创造和开拓为标准的。我们在使用长矛之时，希望有大刀的改进，但更希望有火药出现的突破。”（贾平凹：《在危机中获得新生》）我们当初在这套丛书之上冠以“新潮”一词，决不是要以此招摇过市，决不是要表明我们以新潮批评家自居，更不意味着我们对“新潮”陷入了盲目性。相反，我们自己很清醒。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

“趋时”和追风头，赶浪潮。我们深知当任何一种潮流被庸俗化或泛滥成灾之后，都会带来种种弊端和危机，显得非常可笑。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形势看好的今天，我们仍然想提醒当世，对于任何新潮流都要作辩证的和本质上的分析，新潮乍起之时，我们不应急于去做非此即彼的结论。“新”的东西，可能是进步的先兆，可能从中发现合理的、超前的、充满希望的因素。当然，“新”的东西也可能是沉渣泛起、故弄玄虚、哗众取宠。毫无疑问的是盲目地追随新潮或者人为地制造新潮，都是很可笑的，最终都会被历史抛弃。然而，我们强调，从事文学创作，比别的任何工作都需要有创新的勇气，尤其是有实验的权利。经过实验，取得了成功，应该受到实事求是的肯定；而如果实验证明此路不通，大家又都取得了共识，及时停下来不就行了吗？何况文艺创作和人类的一切创造文明的劳动一样，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演进而不断创新、不断拓展。人类的审美思维特征和规律，也要求文艺的色彩不断嬗变，不断丰富。从这一点意义上说，即使是有缺陷的、不成熟的新潮，也是值得肯定和受到欢迎的。我们要防止在嫩苗上跑马，新潮都是娇嫩脆弱的，哪里经得起跑马的无情又无道理的践踏呢？反传统的观念当然不足取。然而藉着“维护传统”的名义，束缚和阻碍文学进步和发展“左”的倾向，更值得我们警惕。已故毛泽东主席说过，人类总得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能总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当我们的某些刊物或报纸充斥着毫无新意的作品与文章时，创新和新潮引起人们的向往和思念，难道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西方学者哈罗德·罗森堡在《荒野之死》一书中说过：“一代人的标志是时尚；但历史的内容不仅是服装和行话。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革的重负，便是在它的压力下死于荒野”。为此，我们提醒读者，请不要只从我们这套书中看取服装和行话，希望多多注意，一代人是怎样地承担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

革的重负的；而不要陷入可怕的“死于荒野”的困境。我们希望我们主编的这套丛书，成为反思传统、总结历史、审视自身、开拓未来的一把钥匙。

新时期文学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两个趋向，而且这两个趋向看来是相反的。一个趋向是一些诗歌、小说、戏剧创作所表现出来的“纯文学”趋向，避开对现实的干预，放弃呐喊，疏离时代和读者，侧重于发掘自我，表现人性，钻进象牙之塔，作品高深典雅，朦胧晦涩；另一个趋向则反其道而行之，它的目标是占领不少小说因淡化生活而腾出来的那些空间，关注社会问题，有鲜明的批判意识和参与意识。这样两个趋向，一个向内走，向内转；一个向外走，向外转。前者愈走愈深，后者愈走愈广。例如后朦胧诗就比朦胧诗更集中注意力于自我，更深地走向内心深处，开掘无意识这块内心矿藏。“垮掉的一代”小说集中表现在生活底层挣扎抗争的某些城市青年精神深层的绝望态势，荒诞小说一方面试图揭示积淀在社会文化性格中的人的荒谬，同时又进一步进入了对人本体荒诞的探索。而报告文学则从广阔的社会背景上，选择那些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重大矛盾，时代重大景观，以及日常生活事件，反映与普通入息息相关的现实矛盾。纪实小说所反映的，是一个急剧变革、信息量大的时代，“长镜头”和“一百个人的十年”都意味着走向广阔的现实。

这种情况，看似背道而驰，分道扬镳，实际上是相反相成，相互促进。人的内心深处有民族文化精神的积淀，广阔的世界也都由作家个人的眼光视角而得以展示；从个人的内心深处可以打捞起历史的踪影，从现实社会必然可以窥见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这两个趋势必将殊途同归，看来相反的发展趋向最终都将导致我们对于社会人生的整体把握。在高明作家的作品里，广度里有深度，深度里有广度；有了广度才能开掘得深，而有了深度也才能宏阔起来。新时期文学在这样两个不同方向的发展，表现为

文学发展新时期的张力，而这张力发出的是有希望、有内涵的信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一方面编选了荒诞小说，垮掉的一代小说，新潮散文和后朦胧诗等，另一方面，又编选了纪实小说和报告文学，乃至通俗文学。我们相信，这是新时期文学的二重奏。我们认为这两个趋向彼此之间应当互相宽容，不要势不两立，不共戴天，二者都应得到充分的和积极的评价。

文学的历史既是主题、题材演进的历史，又是文体、形式、技巧和语言嬗变和试验的历史；既是作品内容方面的潮流变迁，也是形式技巧、创作方法方面潮流的变更。这实际上是文学发展的两个层面，是一个东西的两个层次，而决不是两个东西。考虑到我国广大读者的通常习惯。为了广大读者阅读的方便，我们这套文学丛书除后朦胧诗、探索戏剧、新潮散文几本之外，大都主要是从题材内容的角度选编和取名的；这样取名还考虑到在新时期里文学批评家们也往往习惯更多地从这个角度思考文学问题。荒诞小说选，性恋小说选，垮掉的一代小说选都是如此，报告文学是从社会问题的角度，纪实小说的“实”指的是“现实”二字。但是，我们想提请注意，在另外一个层面上，读者将从所选作品里，非常真实和明晰地看到当代文学在文体、形式、技巧和语言上所表现出来的潮流。

我们的阅读经验已经证明，只会读内容或只读内容，例如只读故事情节，不能说是读作品，那只是读作家的经验，而只有读完成了的内容，即“形式”，亦即作为艺术品的艺术时，我们才是真正读了作品，至少这才是完全地和内行地阅读了作品。西方有些批评家曾经从新的角度谈到“形式”问题，例如克莱夫·贝尔说：“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苏珊·朗格说艺术是情感的形式。米·巴赫金说艺术形式并不是外在地装饰已经找到的现成内容，而是第一次让人们找到和看见内容，借助艺术形式，作家将经常第一次看到生活所显示和暗示的东西。这里所说“形式”的概念，也就是新

批评所说“文学性”的概念。阅读文学丛书和文学作品，提高阅读欣赏和批评的水准，是不可忽视“形式”和文学性的。我们希望喜爱文学作品的读者，希望关注文学新潮的人们，多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

本丛书的特点，或者说我们的目标在于：从内容即从题材、主题、思想蕴涵方面读，是新的；而从文学性即形式、技巧、语言、文体方面读，也是新的，两个方面都富于创新意识、试验意识和创新成果。举例来说，性恋小说选里所收的小说，不仅在内容上与过去的言情或恋爱小说有了很大不同，它所写的实际上是一种性文化和恋爱感情里的性意识，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描写恋爱感情，而且在小说的艺术结构和语言，尤其在表现手法上进行了崭新的探索，从而使性恋小说即使在最普通的读者看来，也是对于过去种种言情小说的新开拓。新潮散文选里所收的作品，不仅在主题、题材和情调上有别于过去的散文，而且在追求散文的诗性特质，发掘哲理的方式，追求多重结构和多层含义方面，都有很多创新。荒诞小说里所收作品，从内容上看，它们描写了积淀在社会文化性格和文化心态中的人的荒谬，揭示了人类的尴尬处境，而使人得到振奋；从形式上说，则运用了一系列荒诞手法，并且把内容上对本体的探索与表现上对文体的探索结合起来。荒诞手法的运用，源于作家们试图以更深入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忧患意识；黑色幽默的影响，变形手法的活用，支离破碎表现手法的有意推出，非理性的艺术眼光等，构成了荒诞小说艺术技巧的特征。“垮掉的一代”小说选里所收作品，从内容上看，它们描写某些城市青年的精神构成和思想空间，揭示他们信仰的被打碎和精神大堤的被冲垮（所谓“垮掉”），抒写他们在精神空间里的漂泊和逃避，对于过去历史的嘲弄和对于未来的寻找，以及在因信仰大厦倒塌而形成的瓦砾里存在着的感情危机。与此相联系，这类小说在艺术技巧上进行了诸多创新，例如在表现平庸世俗偏见时的揶揄技巧，表现矛盾痛

苦时的社会学分析方法，表现杂乱思想时的拼凑手法和“读神”式宣泄手段，这些创新技巧的文学价值是值得肯定的。即使是报告文学，在它的主题由人生问题、好人好事转向广阔巨大的社会问题和由歌颂转入批判的同时，在它的创作充满了更多的哲学性思考的同时，它的艺术技巧也有了大的变化。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不再使用小说的结构或手法，不再拘泥于写人物，不再带有散文化倾向，而是从全方位、多视角观察问题，以多学科的思维方式、知识结构和观察视角从事写作。这就使得报告文学由原来的文学、新闻合一，走向了文学、历史、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科学合一的道路，由“散文化”变为“学术化”。探索话剧在内涵上坚持反映生活、反映时代的同时，艺术手法和技巧上突破了长久以来中国话剧“一个问题，两方人物，三一律，四堵墙”的框架模式，从艺术结构和写意象征多方面，为话剧的发展提供了比过去开阔得多的艺术空间，戏剧观也得以更新了。新潮散文也是这样，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总之，文学的问题，不仅是写什么，而且是怎样写的问题。小说创作的问题，从叙事学的立场看，不仅是“故事”，而且是“活语”。1917年是本世纪文学理论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在这一年里，年轻的俄国理论家谢洛夫斯基发表了开创性的论文《作为技巧的艺术》。自那时起，特别是六十年代以来，各种文学理论大量涌现，文学、阅读、批评等词的内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倾向于将文学作品理解为一种形式结构。他们认为文学中真正的社会因素是形式。艺术形式不仅仅是个别艺术家的癖好；形式是历史地由它们必须体现的“内容”决定的，它们随着内容本身的变化而经历变化、改造、毁坏和革命。他们不赞成说艺术形式仅仅是外加在动乱的历史内容上的一种技巧。他们说艺术中意识形态的真正承担者是作品本身的形式，而不是可以抽象出来的内容。他们说他们发现文学作品中的历史印记明确地是文学

的，而不是某种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一种新形式的发现、明确和发展，其社会根源，在于一种内在需要，即集体心理要求的压力。因此，文学形式的重大发展产生于意识形态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它体现感知社会现实的新方式以及艺术家与读者之间的新联系。一个作家能够修改或翻新那些语言到什么程度，远非他的个人才能所决定。这取决于在那个历史关头，意识形态是否使得那些语言必须改变而又能够改变。我们并不要把这些话奉为金科玉律，但是，我们认为这些理论很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学新潮、文学形式的创造及其深刻根源，从而有助于读者阅读本丛书的各个选本，并在这个基础上，对于当代文学作出恰当评价。

新潮文学不是没有缺点与危机的，有的甚至是不可忽略的，这些，每位编选者都在编选序言里指出来了，请读者顺便加以注意。这不仅是为了读者阅读，也是为了当代文学的进一步繁荣。例如，对于“垮掉的一代”小说作品，编选者即指出了其中部分作品里包涵着的病态倾向，嘲弄与玩世不恭，以及创作上的简单想象和夸张的伤感所带来的颓废情调。又例如对于荒诞小说，编选者也指出了价值虚无主义以及渗进创作意识中的荒诞感，应当引起注意。又例如对于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编选者也指出了它的愈来愈明显的“非文学化”倾向，一些作品本身的学术性、思辨性掩盖了文学性，质胜于文，因而它们的创作存在着潜在危机。再例如，对于探索戏剧，编选者同样指出了它的某些创作，存在着赶时髦，因而产生内容与表现手法之间的游离，显得生硬等缺点。总之，我们对于新潮文学的态度，是历史的和辩证的。

最后，在这篇总序结束的时候，我们想说：80年代新潮文学的成就、价值、潜在危机和历史地位到底如何，归根到底是由历史决定的，或者说时间终究会出来说话。其实时间已经开始出来说话了。

1992年4月1日 于北京

选编者序

近年来，通俗小说创作日见兴旺，其中涌现了不少优秀作品。这些小说的作者创作态度严肃，作品在保持通俗小说特性的同时，注意汲取纯小说或叫严肃小说的长处，有所创新，具有新的时代特点。作者观察力敏锐，想象力丰富，作品情节生动有趣，语言通俗晓畅，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给读者以特有的艺术享受。这些优秀的通俗小说能够启迪智慧，焕发想象，陶冶情操，丰富读者的业余文化生活。眼下，有些人还鄙薄通俗小说，但他们鄙薄的往往是通俗小说中思想低级、情调下流，语言齷齪的作品，并非鄙薄那些优秀的通俗小说；各个层次的读者都欢迎、喜爱优秀的通俗小说。

毋庸讳言，当前的通俗小说还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平庸之作仍为数不少，庸俗下流的作品还时有出现。这些作品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不满，败坏着通俗小说的名声，干扰，影响通俗小说创作的健康发展。我以为，通俗小说创作要避免步入邪路，必须有此二忌：一忌走入下流；二忌落入俗套。文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凡走入下流和落入俗套的通俗小说，都不配有好的命运。

要避免走入下流，创作思想必须端正，眼下说就是不要单纯地追求某种经济效益，不要迎合某些读者的低级趣味，要区别通俗和庸俗，健康与不健康，作者要自珍自重。

落入俗套是纯小说创作的死路，也是通俗小说创作的死路。经验证明，通俗小说创作最容易落入前人窠臼，结果自然是遭到读者厌弃。情节的新奇，细节的巧妙，从来都是通俗小说的魅力所在，也是通俗小说的生命所在。

当前的情势对通俗小说创作的发展极为有利。随着人们文学观念的转变，小说的审美、娱乐、消遣的功能将更加受到重视，通俗小说的读者还会不断地增加。纯小说与通俗小说的对立发展，互相制约，相辅相成的格局，恐怕是较长时期内小说创作领域的一种正常现象。

我喜欢读通俗小说，特别是近年来，读的通俗小说好象比纯小说还多。在休息或业余时间，一卷在手，怡然自得，饶有趣味。现在，通俗小说的刊物种类繁多，通俗小说作品浩如烟海，我所涉猎的篇幅有限，选集的含量也有限，这本通俗小说集从题材和内容上分，可以包括侦破、言情、世象等三个方面，这并非其它方面诸如传奇、武侠、科幻等没有值得推荐的好作品。

选家眼光，各有不同。如果有的同志问我这本通俗小说的选编的标准是什么，如上的一些话便是。

二

侦破小说是通俗小说中很受读者欢迎的一个门类。侦破，乃侦察、破案之谓也。在外国一般叫侦探小说，这种小说有着悠长的历史和杰出的作家作品。美国作家爱伦·坡对神秘事件和心理分析极感兴趣，他创造了一种非常受欢迎的侦探小说的模式。柯南道尔所创造的福尔摩斯的形象，在中国也是家喻户晓，他的侦探小说自成一种风格流派，集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炉，显示了作家深厚的艺术功力。美国女作家克里斯蒂创作了大量的推理小说，她以严密的逻辑推理分析人的心理活动，揭示事件发生的各种可

能性。她的《尼罗河上的惨案》，无论情节还是细节，都让人拍案叫绝，这位女作家具有怎样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日本的推理小说也有不少上乘之作，涌现了一些知名的作家。现在中国的侦破小说，与外国那些较为成熟的侦探小说相比，还稍嫌逊色。依我看，主要毛病是想象力还不够丰富，缺乏独创性，作者的思路很拘泥，放不开，使作品缺少吸引人的艺术力量。我这里说的“想象力”是指艺术思维中的想象、构思、组合的能力。和胡思乱想、胡编乱造毫无共同之处。胡思乱想产生不了艺术作品，胡编乱造只能出等外品。近年来，中国的侦破小说已有了长足的进步，涌现了一些很优秀的代表作品。这本选集里我们选了三篇侦破小说：《傍晚敲门的女人》、《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和《五百神像》。这三篇作品各具特色，反映了近年来侦破小说取得的成绩。

《傍晚敲门的女人》这部侦破小说很有些奇特的地方，它所写的也是一件凶杀案的侦破过程，但作者避易就难，用重笔写了对嫌疑犯欧阳云也即傍晚敲门的女人的审讯过程。随着嫌疑犯的谎话被一个个揭穿，如茧抽丝般地使事情的真相一点点地披露出来，直到最后才露出庐山真面目：傍晚敲门的女人并非杀人犯，被杀者乃是一个做恶多端的坏人。小说最主要也是最精采的部分是容易让人写得很沉闷或一般化的审讯过程。公安人员和嫌疑犯双方的心理活动，被生动、细腻地展现出来，甚至思想波纹的任何一条细痕都写到了。由于心理活动写得细，揭示得深，使两个人物的个性活脱脱地凸现了出来。读罢让人感到，这不仅仅是一次法律的审讯，而且是一次人格的审讯、情感的审讯、道德的审讯。小说是具有撼动人心的艺术魅力的。

严格地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并不能算是一篇侦破小说，因为这篇小說并未详细写公安人员的侦破过程。好象是罪犯已经被抓获，审讯也已经结束，作者根据审讯记录和种种材

料，又把罪犯和他周围的人的生活、心理艺术地展现出来。我以为这是一种逆行的侦破小说，公安人员就是作者自己。他揭示并拷问罪犯的人格、心态情感、理念。小说的上部写罪犯张明在犯罪的泥淖中沉浮，下部写张明在向新的生活转变。这大概就是“一半”、“一半”的含义。小说仍采用了通俗小说的写法，但由于揭示社会心理的深度，使这部作品有点接近于纯小说，显示了青年作家王朔的艺术才能。

《五百神像》是以我侦察员侦破罪犯盗窃五百神像壁画为主要线索，显示了罪犯的狡诈和我公安人员的干练、机警。这篇小说多条线索交织在一起，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它的最大特色是作者把气功、人体的特异功能、人体特异致动等写进了作案和破案的过程，使得小说峰回路转，悬念横生，显示了作者高超的想象力和令人叹服的创造性。

三

在我国，言情小说是有传统的。这里所说的“言情”，我理解就是叙述写男人与女人之间感情和爱情纠葛的故事。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大都知道有个张恨水先生，他所创作的大量言情小说至今还被人记述，一部《啼笑姻缘》，不仅当时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就是现在仍被人拍成电视连续剧，搬上荧屏，可见作品的艺术生命力。张恨水的言情小说还保留着中国小说章回体的表现形式，很适合中国老百姓的欣赏习惯，他的语言也通俗晓畅，采纳的是城市市民的口语，并稍加文饰。后来的言情小说有的仍采用章回体的表现形式，有的则抛弃了这种形式，采用了纯小说的表现形式，琼瑶创作的言情小说就属于后一种。我们这里选编的言情小说《让我们互相祝福》较为接近于琼瑶的言情小说，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表现形式上看，都距张恨水的言情小说甚远，所相

同的恐怕只在这一点：言情。

这是一篇反映和表现当代青年感情和爱情的故事。《让我们互相祝福》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展开了卢皮和茵茵的爱情纠葛。他们两人在青年作者读书会里相识并相爱了，他了解了她的不幸，要她割掉了身上的肿瘤，给了她安慰和鼓励，抹掉了她因失恋而蒙上的忧愁，他们爱得是那么深。有一天，她约他一起去纳蕴湖游乐、划船、租帐篷，他沉迷于爱河里，如醉如痴。然而，她却告诉他，她仍旧爱她初恋时的情人。于是，他和她在分手之际互相祝福，内心却留下了“任是怎样超然怎样自慰也无法排遣的沉重的遗憾与忧伤”。小说具有相当浓郁的现代特色。作者有意地借鉴了纯小说的写作手法，甚至还借鉴了现代派的一些表现方法。比如开头及中间的有关段落，作者故意省去一些标点符号，使句子变长，加快阅读的速度，以表现作者慌乱、迷惘、不安的心境。因为采用了第一人称的表现方式，主人公的感情得以尽情渲泄和抒发，缠绵悱恻，缱绻动人。整篇小说的基调是凄楚。这是一篇很难得的当代言情小说。

四

世象小说是通俗小说中能够迅捷地反映社会生活现象、具有讽刺和批判功能的一种类型。世象，人世之景象之谓也。如果就世象的字面意义看，某些通俗小说可以称之为世象小说，某些纯小说也可以称之为世象小说，因为这两种小说都可以勾勒世象并加以讽刺，我这里选编的世象小说，在表现形式和语言风格上都更接近于通俗小说。

《复活的美女》是一个离奇的故事。某地区副专员的儿子追求一纺织女工，遭到拒绝后，竟对少女下了毒手，其母为其开脱罪责，绞尽脑汁，寻人冒名顶替，竟也真假难辨，最后丑行大白于

天下。这篇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较为真实地揭示了个别干部子弟的那种骄狂的心理，写了事也刻画了人。小说通过主人公的梦，创造了一种恍惚迷离的情境，现实与梦境让人一时难以分辨，这就制造了一种似杀非杀的艺术效果，比如实道来，平铺直叙更增加了小说的吸引力。实际上，美女没有复活，她死于罪恶之手，活着的美女是谁呢？为什么她能以假乱真呢？读这部小说，可以体验一下悬念的魅力。

由以上推荐的作品中，我们能够发现我国侦破、言情、世象小说的一种可喜的现象：这些作品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纯小说的影响，借鉴了纯小说的一些表现方法，在保持曲折情节的同时，非常注意人物心理的描写，显示了通俗小说创作的深化。如果称这些小说为“新潮”小说，我想就“新”在这里。自然，无论怎样深化，不应把通俗小说的一些重要特征“化”掉。纯文学的殿堂很美，纯小说创作也并非高不可攀，如果通俗小说“化”成了纯小说或叫严肃小说，那也并非什么坏事，只是我们要在小说的第一个范畴里讨论问题了。

愿通俗小说创作硕果累累！

刘玉山

1988年9月于沙滩



80年代文学新潮丛书

我常常享受一种孤独

——获奖诗人诗歌选萃

灯心绒幸福的舞蹈

——后朦胧诗选萃

寻找的时代

——新潮批评选萃

憧憬船

——台港文学新潮选萃

带露的绿叶

——纪实小说选萃

独身的女子们

——社会问题报告文学
选萃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通俗小说选萃

伊甸园里的躁动

——性恋小说选萃

褐色鸟群

——荒诞小说选萃

世纪病，别无选择

——“垮掉的一代”
小说选萃

红房间 白房间 黑房间

——探索戏剧选萃

群山之上

——新潮散文选萃

ABK 1995/01